

翠袖乾坤 文潔華

內地作家張潔寫了一個著名的小說，叫《愛，是不能忘記的》。這個名字其後深入人心。

不能忘記的...

但並不是所有的愛都是不能忘記的，即使曾經是最真誠的愛。有些人在年輕的時候出現，彼此單純的相愛，在一起的時候牽腸掛肚，旅行的風景也失色了，但此後才知情是如此的脆弱不堪。不論是見異思遷還是無情而終，此後再沒有連繫，有關對方的一切竟在腦海里被刪除淨盡。有趣的是，在香港如此細小的地方，其後多年可以沒有碰上一回；有人說他移民了，最近難得回港，有興趣大夥兒聚聚嗎？回答是：沒有興趣。

古今談 范舉

最近，美國人為了支持日本在釣魚島問題上採取佔領中國領土的策略，把美國的最新型的可以發射洲際導彈和戰略巡迴導彈攻擊核目標的核子攻擊潛艇部署在關島，又把十二架猛禽可以對中國大陸的導彈基地進行戰略轟炸的精銳部隊部署在沖繩島空軍基地，企圖告訴中國，如果日本要強行佔領釣魚島，中國不用軍事行動反對，否則，美國的戰略攻勢部隊會和日本軍隊在一個戰線，對付中國，決不手軟。

中國超高速導彈使美國大吃一驚

有見及此，中國發現隱形戰機並不是最有效的武器，改為集中力量研究製造飛機的衝壓引擎，準備用五倍到十倍音速的導彈武器，攻擊對方的航空母艦和陸地目標，準確率達到五公尺的誤差，讓美國人不敢輕舉妄動。作出這方面的突破，需要製造出反高溫的冷金材料和陶瓷，需要研發出衝壓引擎，衝壓引擎基本上是一條一體成型的空管子，攜帶液體燃料，空氣進入引擎前經過壓縮，其中的氧氣與燃料混合後燃燒，產生強大推動力。由於空氣流必須以超音速衝入衝壓引擎，引擎才能運轉，因此必須以火箭巨大的推力來賦予其初速度。超高速導彈其實是彈道導彈，離開飛機那樣飛行，改變軌道，速度為聲音的五倍到十倍，到了目標的頭頂，然後俯衝而下，幾十秒就擊中目標，讓對方的雷達和反導彈系統反應不過來，偵察不了。這使得美國國會軍事委員會的主席，暴跳如雷，說中國的武器威脅到美國的安全。中國過去沒有這樣高強度的合金科學技術，所以，一直徘徊不前。現在中國的鐵道2011的突破，說明了製造超高速導彈的合金科學技術已經過關了，所以更上一層樓，製造出超高速導彈。日本網友「石原」抱怨中國的高超音速導彈讓日本面臨嚴重危險，美國使日本面對中國的高超音速導彈無能為力，而「大難臨頭，美國不會管我們的」。

千里搭席棚

雙城記 何冀平

中國有句俗語「千里搭席棚，沒有不散的宴席」。舊年開，富貴人家過年節或者辦紅白喜事，都要請工人搭席棚，有錢人搭得大，錢不多的搭得小，講究的還要掛上各式彩綢，在棚下擺上大鍋，煎炒烹炸，大擺宴席，招呼親朋。所謂「千里」，再富貴的人家也搭不起，不過是個表示够大的形容詞。尚未完工的西九，將有戲曲中心，有一座殿堂級的戲曲劇場和一小型的茶館劇場，但建成要等到二〇一六年。於是有人心，就想了搭席棚，既快又有舊味道，搭成馬上能演戲。因為是富貴的「人家」政府出錢，這席棚可不同一般，十分漂亮講究。用了一萬根竹子，可容納一千座位，四周掛上彩燈，裡面掛上紅燈，一片輝煌喜氣。當年為寫《煙雨紅船》，了解粵劇文化，梁少霞帶着我，跟隨新劍郎的戲班，到新界鄉下去看神功戲，記得那次是關公誕，十里八鄉聚在一起搭了個大棚，連唱七天。人們從四面八方趕來聚會，在大棚裡看一場戲，出去會會親朋，吃點小點或是一餐豐盛的九大簋，吃飽了回來再接着看，邊看可以邊吃，邊見過七姑八姨的趣事，戲棚裡像趕集。我從沒有見過這樣看戲的，覺得好新奇。我連夜從京城趕回來，就是為了在戲棚裡看幾場大戲。這四場戲可不一概，請的全部是大陸的梅花獎演員，場刊上登有「梅花譜」，寫着京劇、昆劇、地方戲的各名角的來頭，個個都名聲很大。我沒能趕上看頭兩場京昆，雖然京劇

洗淨身子迎新年

過年沐浴淨身是春節文化的組成部分。《禮記》中對此曾有相關的記載，初生嬰兒要「洗身」，四月初八要「浴佛」，端午節時要「洗身」，臘月過年要「洗澡」。洗澡對國人來說，自古就是一件大事。早在商周時期，中國就已出現沐浴器具，祀神祭祖之前都要沐浴淨身以示虔誠，沐浴禮儀逐漸形成定制。秦漢時期，沐浴禮儀愈加完備，諸侯百官朝見天子，必先洗頭洗澡方能臨朝見觀。大唐盛世，朝廷甚至出現專司皇家湯池禮儀的「溫泉監」一職，著名的華清池就是玄宗貴妃楊玉環淨身洗浴的溫泉，「春寒賜浴華清池，溫泉水滑洗凝脂」，那真是奢華極致的宮廷洗浴。沐浴特別是過年洗澡深入百姓生活則是城市發展和商業繁榮的宋代，張擇端《清明上河圖》林立的商舖中就有一家浴室，蘇軾則在公共澡堂沐浴後寫下《如夢令》「水垢何曾相受，細看兩俱無有。寄語揩背人，盡日勞君揮肘。」洗澡洗出詩詞，可想而知其快樂舒適的程度。當然，那時百姓洗澡，是無福享受朝廷官員、貴妃那種待遇，也難以像蘇東坡那樣到公共澡堂去消遣，因為公共澡堂只有大城市才有，那時沒有自來水，取水只有河水和井水，很不方便。《宋史》記載，平民洗澡不過是家中自備一隻木桶或木盆，燒水以滌身罷了。

英雄慣見亦常人

往越南旅遊，由南到北走了一趟，南部的胡志明市（舊名西貢），是傳統熱門旅遊城市，景點區的餐廳、商店、攤檔，都以英文溝通，雖不乏中國旅遊團，但仍有很大的中國效應。去到越南北部的峴港，餐廳侍應越南小子和小姑娘「蟻樓蜜糖」般站在我身邊，以不太流利的普通話跟我溝通，竟膽粗粗跟我講《三國演義》，還豎起大拇指讚「劉備」「關羽」，再問之下，得知他是追看中國的電視劇《三國演義》。他說，越南的劇集不好看，中國的電視劇令他了迷，從此對中國文化產生濃厚興趣，所以對來自中國的客人特別熱情，臨別時越南小姑娘，還跟我擁抱了一下。因為越南一般以「萬」為單位，我們一人「腰纏萬貫」，購物時折算港幣很是費時，在中部的會安古城區，零食攤販用人民幣跟我們講價「廿五元人民幣一包」。可見中國遊客在當地已經是重點對象了。再往北走，到達首都河內，著名景點區

再窮的人家也用大鍋燒上熱水，關緊門戶，用一個超大塑料袋，把人大腳盆罩在裡面，就關在大塑料袋裡洗澡。由於大塑料袋裡缺氧，因而時間不能長，外面還要有人守着，否則容易出問題。有一次，我們幾個知青在家洗澡時，有位知青仗着身子骨結實，在裡面多呆了一會兒，我在外面感覺不正常，喚他沒回應，果斷撞進浴帳，救了他一命。那時在鄉下洗個年澡險象環生，至今回想起來都心有余悸。

從農村回城進工廠後，已是七十年代末，洗澡已不是什麼麻煩事了。因為廠裡有浴室，平時都可以洗，別說年澡了。但也有問題，就是浴池水太髒。這是一個橡膠企業，開放式的煉膠使得煉膠工渾身上下都是炭黑粉，往浴池裡一泡，整個水都髒乎乎的，後面的人便不敢進浴池，但又不好說什麼，因為這些煉膠工自恃是廠裡最苦最艱苦工種，心裡窩着一股氣，正等着發洩呢。但老這樣下去也不行，最後廠裡結合大部分工人意見，作出了增加熱水淋浴龍頭，錯開時間洗澡，煉膠工洗澡後隨即換水的措施，這才有了改觀。但到了洗澡的時候，還是有不舒心的事發生，這主要是廠裡的家屬也來洗澡。這也是一項福利，到了過年，允許職工的直系親屬前來一同洗澡。廠子大，職工就有上千人，加上家屬和關係，數千人湧在過年這幾天洗澡肯定很擁擠，常常連放衣服的儲物箱都佔滿了，不得不將衣服放在長凳上，派一個人看着。雖然都是廠裡職工及家屬，但因為廠子大，大多數人彼此不認識，所以經常會為搶蓮蓬頭發生語言和肢體衝突，弄得彼此都不開心。而且更衣室裡還常有衣物被竊現象發生。搞得大家洗澡都不踏實。



網上圖片

越南「接財神」

如巴亭廣場，都是普通話的天下。導遊很自豪地說：「我們背靠中國大陸，與廣西、雲南接壤，每年有數十萬中國遊客，經陸路到訪，估計以後會更多哩！」當然這數字與到訪香港的內地客數字有很大距離，但越南發展經濟大搞旅遊，雖然跟中國關係並不怎麼友好，但講起賺旅遊錢，也不忘炫耀一句「背靠中國」，為「近水樓台」充滿憧憬。

內地客強勁的消費力，成為世界各地招攬的「財神爺」。據統計，內地客在港的人均消費是八千元，但在英國是八千英鎊，是香港的十倍。最近中國社會科學院發表旅遊綠皮書，預測今年訪港內地客，增幅由去年的百分之十二，將降至百分之七。內地客對香港熱情冷淡，一是香港旅遊配套设施落後；二是國際市場有了變化，內地客外遊選擇更多。

此山中 鄧達智

「急景殘年」雖云說得老了，此際寒流又到村居攝氏十度，新寫準備貼牆揮春墨香瀟灑，媽媽如果在：張羅應年食品的味道才濃！

是時候，美珍(上)

老派人重禮，過年大過天，年前十數天醬油糖醋果子送到，自小海外甜酸果，那醋味一直戀戀不捨，就是小兒少年期間，應年冬菇味浮升隱隱傳來還有夢境似的美珍生曬油與酸瓜。

一次，我編劇的劇目上演，一位大學教授前來捧場，剛巧坐在我旁邊。他開心地跟我說：「我可從未試過坐在你觀看的舞台劇的編劇旁邊，這是首次哩！」一看外表嚴肅的教授一臉興奮，我不禁發笑起來。我沒有想過有人以我在我身旁為榮，那是我的榮幸。然而，對我來說，坐在導演、編劇，甚至在舞台上有所成就的演員旁邊看劇是一件慣常事，我從不覺得那是一樣值得興奮的事情。我甚至試過在看劇時坐在一些名歌星、明星身旁，但我毫無興奮之感，因為我既非他們的擁護者，亦覺得需要尊重他們當一名台下普通觀眾的權利。

粗心沒留意，始終未曾聯想那九龍醬油是我們村子立足數十年的美珍醬油名，同公司出品，就老感覺味同。直至認識老闆黃國輝，閒談聊起：「其實我們醬園與貴鄉屏山有極密切關係……」答他：「吾鄉醬園有幾家，一些近年愈縮愈小甚至消失，仍然生產醬油只有一家，伴我成長美珍，我家多年沿用……」

百家廊 王大慶

現時回想起來，發覺這是我曾在本港最大的劇團工作所致。在那數年間，我每天見着的是香港最知名的演員，只要到香港舞台有認識的觀眾，都一定會曾經看過他們的演出。他們當中更有好些是香港劇壇的明星。而我就是在這不知不覺間與一班觀眾心目中的英雄成了好友而不自知哩！我原來早已將慣見的英雄當成常人看待。